

苦戰苦戰

劉總大且漸漸開戰，小白姓們當然感受了許多的痛苦，但是這幾天且漸漸不戰而退，有人覺得我的話說得似乎不近情理了，開戰固然是要受痛苦的。至於雙方能夠不戰，那是再好也沒有，為什麼反要感受到更深的痛苦呢？我說：你不必詫異，我設個譬喻給你聽，現在比方要殺一個人，這是把他一個人殺死的爽快些，還是把他連碎碎的爽快？這兩種死法，那被殺的人所受的痛苦就深淺不一，你一定要說一刀殺死，倒還爽快；凌遲碎割，受苦更深，這就是了。你既然知道這個道理，就可以明白我的話說得不差矣！現在在這戰場上，好比是操刀和割子手，小白姓便是被殺的人。小白姓的心理，倒還好，比是操刀和割子手，小白姓便是被殺的人。不能不殺最好的，倘然一定要那一刀殺死，倒也免得痛苦，誰願意受凌遲碎割的痛苦呢？誰知那一班割子手式的軍閥，他們卻偏愛用刀子慢慢條理的把小白姓碎割，剛得有些吃力了，便握著刀休息兩天，充足了精神，再使動子手，你們想想，這種痛苦大家受得了嗎？所以這幾天我不凱旋，就是割子手在那裏休息罷了，並不是從此就不割了。

戰的痛苦，比開戰時更深，從前小白姓怕開戰，現在的心理却變遷了，一天一天的不戰，百姓便覺得太不爽快，大家都希望雙方早點分一個你死我活了，但是軍閥的心理，專門和小白姓反對，百姓希望他們不戰，他們偏愛戰，百姓希望他們爽快的快快的大戰，他們偏偏假借散來的不戰了，不是這樣，怎能叫你們這一班小白姓受苦呢？好容易了，我勸小白姓了也不敢苦惱，你們這班小命，儘他們大軍間慢慢的擺佈若玩罷。

槍林彈雨中黃渡

此大江北衝突，黃漢源首遭險難，幸幸今日勳中，未受交害，否則危險，連日里人避難來源者，絡繹不絕，茲略略談所及之種種瑣聞，銀質金銀雜報。

（四）因誤會雙方開火

九月三日晨，蘇軍進逼黃漢之西北鄉，與黃漢鎮上之聯軍，相距不過二三里，適附近沈家某姓家，因喪事放炮，兩軍誤會，因方開火，即下令攻擊，炮火喧鬧，全鎮徒皆驚擾矣。

（五）偷槍村莊八鄉武

黃漢駐軍，第一使某軍官，無籍可查，兵八數人，往鎮東之周廟，順村可燒，破門而入，搜檢藥品，搶之而去，該店某店，見而阻之，連打而至，一聲炮聲，火驟而起，連打而平，某兵回身便走，已飽驚異味矣。

（六）兵八換散，因指甲太長，不便做事

兵八硬行剪去，六老爺非常心痛云。

（七）賴指甲老爺指雲

有番做販房之六老爺者，著指甲長尺許，因素愛講異事，與被拉，為

小說家出種

此人很是規矩，不過是個職業學校裏的教員罷了。（因卓星曾在紅雜誌上著職業教課書教課故云）

告廣別特

唐拾義久咳丸爲治癆聖藥

人體百病 多起於癆 治癆之法 首先制咳
咳止肺愈 癆根自除 愚哉諸君 不可不試

總發行所上海三馬路石路口父子大藥房

五穀之匪斁

友入某有執事於某市影公司，公司是晚督署密藏，盧督決移駐省戰中開設之電影場，有一周姓女事，新自杭垣來，爲言其家被劫掠慘甚，某君以語余，因披管紀之詳，如斯可知內地近日之慘狀大抵也斯。

女生之言曰：余家世居杭州瑞石巷，江浙間流杭垣初安籍，茲來浙省，已既久，上海之電影學校，將來裝設，余既欲家人尼余，謂上海附近方開戰，恐有危險，余自外歸，忽聞號下四時時，危險兒外歸，忽聞號下有變風聲，緊急，然其詳不可。晚餐後，閉戶安睡，初不知禍變，來乃在頃刻也。

余聞聲，自樓上中躍起，開窗覷登樓，人聲嘈嘈，余駭極，乃自窗口出，瞥登樓一伙伏去，一屋息不敢動，已奔逃不及，爲盜所執，執詢以金珠飾物所在，婢不能言，盜乃以刀割之，婢乃驚絕死，余伏屋上聞之，心胆俱裂，駭極，欲定喪失足下墜。（未完）

向卓果道歎

徐宗某氏日前因挾括聚餐會事，致函不佞，語多奇詭，誼深發洩之旨，適赴合演影戲公司觀探，友事影將稿置在該公司桌上，致忘携歸，明日再成戲，匆促定某家，致忘携歸，明日再遣人往取，則已為鳥，故未刊載。刻接某兄自南之函，大唱搖花，其意蓋搖而不實，成我之意也，因取錄刊以瞻前愆。

(搖板) 我的信，寫了幾，沒有寄出，我的信，寫了幾，沒有寄出。

即便有珍珠味，也難下咽。某兄啊，吾勸你，還是慢些。

自從翁在胡處話，謂翁翁罵兒、晏公為弟，並引公下有毛為壽，鄙人之亦戲撰「答晏翁」一文，解釋公下之物，乃是毛耳，晏翁侮人，未免自侮，此文刊出後，私心揣揣，以為晏翁為本

謝曼翁 (晏公)

謝

從曼翁在胡底話，謂曼翁爲兄曼爲弟，並引公下有毛爲壽，鄙人亦撰《答曼翁》一文，解釋公下之羽）乃是毛爲，曼翁侮人，未免自侮，此所出後，私心惴惴，以爲曼翁爲本健者，再接再厲，詎言讀人，然俟旬日，亦意寂然，曼翁之休休有容，抑其不屑教誨也。一昨敵友沈君訪，沈君精研生理之學，曾得大

垂楊譚

▲鹿兒
鹿兒，鉗紐，以行六，或呼之爲六兒。家於雲間之東越門，其母設難貨肆，賴沽焉。鹿亂髮掩額，修慧可人，雖非名門出，而頗自矜重，肆臨市，浮滑少年爭趨之而鹿殆若冰霜，終不爲動，時有龍生者，其父以罷官歸，稅宅於斯，生就塾，日必經鹿肆前，久之漸相識，生心好之，苦無由通。

清上

▲吃雞頭的那裏去了
（贈座）

新吳登報，喊名雞頭，產南塘者尤衆，往年一斗可購雞頭五六斤，今因戰爭影響，資本家紛紛遷滬，買雞頭的到處皆是，吃雞頭的都已他往，是雞頭的價值驟落，至微無比之雞塘雞頭，一斗可購四十斤，不接叨雞頭之幸福，家居無事，大吃雞頭，適逢一幸，前日，竟能買得雞頭。

▲魚蝦與蔬菜異常價廉

家山出產魚蝦，其價極廉，

教育舊聞

海法界飛龍路。一只大學科科。今年招生五十位。中突話實在多。一場大考都完畢。下午口試才開頭。間密室。幽靜。離洋門兩面有。寫字臺子自由椅。試先生當中央。一個茶房石房門。一個進門一個走。一個茶房另邊牆。獻茶打恭敬請坐。房門之外懸鐵圈。男女老幼。大團圓。揭來札去做忙。趁此機會捉一。看。穿透明紗帳。裏面綠色緊身衫。下身綠色一條。上。半高跟淺散步。黑花白皮。輕移步。異香飄。

日
教員百弊

組師主之男。同學大寫真。因南畢
歸何異。觸解之錄。然浴帶流。詎
無遺珠之憾。以之知。猶有匪失
思。而吾人腦筋中萬萬所想不到
者。謂子不信諸教義。以資印證。
當知子言。非徒誹謗海也。大抵教
員之繁括。而之。可分爲四。曰吹
口隨。曰媚。曰僞。如是而已。豈有他
哉。

一、普通教師之授課也。以吹牛爲
唯一法門。而以新教師爲尤甚。及學
生之信仰漸深。當不藐視之時。則仰
院旁矣。可無再取法課。蓋新聘教
員。學問如何。資格如何。雖有所
知。然不可不權衡之。權衡之舉。學
生生命之曰過鏡。如牛而細必須研
斤斤。論其價值也。於是問難也。質
疑也。搜括書箱中之難點。以叩教員腹
中之蠱藏。若應答如流。議論縱橫。
即使放其其辭。空中樓閣。滔滔如長
江大海。瀉千里。亦爲學生所歡迎。

於是先施其制人之計。籠絡學生。
輒然大笑。曰吾在外國時候如何如
何。在入學授課時候如何如何。如
教師。即某某博士之我之兄。在教
育部充書記。我之弟。情不勝敘。
大吹特吹。慰吾生徒。恬不知恥。
有一教員。於上課時。言自己之歷史。
間以丑角口說。滔滔不絕。使學生
絕笑。語未絕。而己之鈴聲響矣。
教員執筆書。向諸生復曰。鄙人向
有教諸生種種之佳話。明日當復
於諸君。以見教育界之暇。因事不
可也。豈知該校薪水。以時計算。
某教員吹牛。小時而番。倍以時計。
入囊中矣。他如手工教員。大出其紙
紮店之手段。圖畫教員。大繪其日本
畫。唱戲教員。大彈其梅花三弄。是
皆吹牛之作用。誠可沿唾者也。

如是。我聞

中華書局與中華書局因多戰事影響

學識

啓事

本月廿號。上海南市忽聞砲聲。
是日亦遷避租界。以致本報
本館除第六、七、九、十四、十五
票外。寄費在內。一星期分訂二冊。每冊售
本報自第一期起。收九折。
以前購者。以本報第六、七、九、十、四十八
如蒙諸君。以本報第六、七、九、十、四十八

聆沈君之言，頓覺聞所未聞，大開茅塞，爰特記之，以告同報諸君子，並謝曼翁仁兄大人閣下也。（濟公按：曼翁近日所書旁字，無假與曼公作

現在上海的許多商店，每逢生意清淡時，便借著大減價的幌子來號召顧客，其實他把各貨的應子，暗暗劃大了，血子土却算七折八折的騙騙人了。

減價廿一天
(老濟)

讀吳越春秋

要個通說書先生，做主文的，他向刁劉氏說：你
去吃醋啊，其實暗中約他廿一日會，現在這些
店賊，就

這個意思反過來，而子上你也減
 一天，他也減一天，其實只看中
 裏吃生香醋啊，你不信！只要右在
 路上兩只大公司，就可以知道了
 人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大（可）
 品報生京被人挖
 報小報幾遍，轉
 及話則一轉，報
 京地呼品報曰小
 邵君遇人，喻呼

品報仕京被人控告時，警廳誤報小京報編輯邵飄萍君拘傳到

及詰詢一過，始知係小品報之
京地呼品報曰小品也，旋自問
邵君遇人，輒呼品報害人不止

何限瘡痍驚滿目、可堪昏熱更
豺狼當道驅無術、空向西風淚

集錦
小說

明星

李亦飛吐道：我聽你說的黨旨

明星劫

西地方風化粗獷，斷不能使你永久存在。現在你們請我來，雖無加害之虞，我倒要勸你們朋友，速速快快交出，把黨魁立時解散。那時候，我無所顧忌，同你們親熱做朋友呢。那黨首哈哈大笑道：「這好意，不加害你，你反做公士來說我。」他遂快快把那黨魁捉起來，因在下地動手，待我們的正事畢，再釋放他，那抽他來的兩個黨徒起來，因上前動手，忽發了一聲狂吼，一面擁護許多警察，公士人却是何利，用手拑住那黨首的胸口，喝道：「快把手鬆開，否則我的槍彈不難使你胸前全添幾顆透明窟窿。」那黨首果鬆了手，漸漸退向屋隅，突然把王爾德圍住，拿他做目標，何利和那黨首，取出槍來，對那黨首和兩個黨徒早已影跡全無，今亦飛遁，這間室裏機關很多，我們不要了他時，就快逃出去，向情大俱樂部追捕那些男女，衆人盡趨到天堂俱樂部，也已散開，一時想不出逃外處，再行搜索，衆人裏裏的地板，忽然下陷，衆人，齊墮入地窖，那地窖內圍着老門汀，縮頭

心惶惶。本報辦事人向居南市
自本報起仍照常出版。此啓。
諸期已售罄外其餘均可補購每份收郵
每册一元二角外埠寄費加一如在雙十節
愛寄下者當以相當代奉答本報發行部啓

佛門之統

杭州有專找他兩弟子之暗娼。居於茅家埠入靈隱之道中。取耳墜地幽靜也。暗娼。喚爲雙蓮。年約三旬左右。有貌極美麗。而裙衫雙鈎。尤嫵如菱角。蓋爲派美人也。能操浙甯四處方言。她昔時由他處至杭來。在青芝淫僧見而竊之。將其人誘惑於某佛婆家。有怪取聚。不上一二年。已色絕而外。影僧聚有金金。需用之於嫖娼蓮一途。皆歸精舍。床內設生爐。置寶鏡玻璃屏風於其側。以觀戲。而人紅裙紅額。她金線花衣。臥簾交椅。坐果盤中。正而極其淫。雙蓮見狀。出而開。自一心志。能肉價。而不俗客往來。故自其母。而乃助之。三。三。